

全華叢書



黃文獻公集卷之五

元黃

潛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序

陳茂卿詩集序

詩之爲用其微矣乎輜軒之使不至而挾飛霞簸明月者徒以自怡於萬物之表而已夫音奏之悲涼意象之荒忽初若澶漫無屬至其使幽人狷士有適而不懟或者舒揚振道之益猶有資乎覽者顧謂其如瑤華琪樹世所罕見探而有之或嗇於用若吾亡友

陳茂卿之爲詩其亦所謂瑤華琪樹者非邪茂卿平  
居惴惴寡言容貌不能動人生三十年未嘗一踰里  
門以死故時無識茂卿者而茂卿之自窮亦果矣自  
予與之交而善而弗獲窺其奧茂卿旣死訪遺藁其  
家亦竟無得蓋以殉葬焉因追次嚮所僅聞而可知  
者爲五七言古律詩如千篇嗚呼茂卿緣情序事清  
邃激越其嗇於用與否予固莫得而知載而傳之四  
海之大千歲之久烏知其不有合也而茂卿子子焉  
自窮如此有可爲追惜而悼慕乎然予聞之荆山之

韞豐城之閔必有俟以彰其用雖玉烟劍氣非窮山  
腐壤之所湮滅物之顯晦固繫其逢哉序而藏之庸  
俟知者不復苟爲讓也

送葉審言詩後序

嗚呼四民失其業久矣而莫士爲甚非謂夫賤且拘  
之爲病也饋膳以厚之給復以優之所養有古之所  
無而所就無古之所有何哉蓋昔之生齒眾矣未有  
不使以士君子自爲者而今也惟以其占籍爲斷焉  
耳方儒服俎豆蝟然勃興而秀人碩士不得業乎其

間者比肩而是彼施施焉于于焉逸居飽食而肆其  
力於負販技巧者豈亦少哉幸而有能砥礪激發稍  
自出以售于世或者且將縻之以簿書束之以律令  
使之伏其所長而效其所短譬猶任劉累以飯牛責  
卞莊以搏彘抑又失其業之大者也若吾葉君幼而  
學壯而行未始一日而去夫黨庠術序可謂能不失  
其業矣乎然予觀君之用其材奮乎若騎而爭險于  
猱狖也躍乎若丸飛而矢決也歛乎若揚飄風簸鉅  
海而高颿大舶出沒後先也儔稱媿譽踊溢未已庸

詎知不有奪其業而用之儒服俎豆之外者邪今方  
由吾烏傷教官以秩滿去吾烏傷之士咸相與侈爲  
歌詩以識其別而鄉先生朱公序之備矣予固有志  
於士君子而重失其業者能弗歆羨而贊慕乎雖然  
予懼夫奪之者之將至也姑因末簡而私焉以著吾  
志庶幾乎君無輕於去就而若予之有所羨慕也哉  
夫以君之絕藝殊能宜有不止於豢龍刺虎者若將  
以戲遊出之則非予所知也

送孔周卿序

昔者七十子之徒蓋以有若爲似夫子而師事之矣  
他日雖以不能對諸子之問叱避而退其記言之書  
終不敢字稱之而猶必曰有子焉彼其失孔子未久  
也於質貌之偶同者且尊慕之如此則凡後孔子千  
百歲而生而見夫隆顙者升脣者圩頂者河目者面  
如蒙俱者將皆趨而拜之不暇況其子若孫之克肖  
者乎厥今孔氏之族日大以蕃其能服詩禮如伯魚  
原性命如子思者予雖莫得而悉識距夫子五十四  
世有名某字周卿者予所識也周卿主教吾烏傷三

年矣當以秩滿升去烏傷之士莫不華其行而恡其  
去予竊以爲孔子之道如天之無專覆地之無獨載  
日月之不擇物而照顧豈私其家者邪誠令流風餘  
澤之所存必孔子謂宜列之公台建之方岳俾諸大  
夫國人咸有所寓其尊慕焉可也又豈一州一邑所  
得而私邪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予固未敢遽  
以吾周卿爲賢于有子不猶愈乎隆穎升脣圩頂河  
目面如蒙俱之偶同者邪周卿行矣予之屬望於周  
卿也厚矣凡離曠之思愛助之意旣形于羣公之篇



什故予獨論其所貴乎孔氏者如此云

送徐生序

異時爲舉子業者劬躬苦思敝敝焉穿穴乎經史百  
氏之書憊不得休垢不暇沐然後能以其藝角強而  
取勝幸而有能自拔於千萬人之中莫不贏糧笥書  
呻呼踴躍合乎京師以鬪其一日之技或者屢進而  
輒弗利又未嘗不闔戶塞竇益淬其鋒鏑而望更進  
焉國家愛士不欲使卒廢乃爲之定制凡得舉十有  
五年者俾輒試於禮部又十有五年而遂升之天子

之庭于是天子亦且閔其老而以故事特予之一官  
幸者乃得爲縣文學其勤且久如此而今也一更訓  
蒙之職輒升而居其任可不謂大幸與夫一考之勞  
非有三十年之遠環十數童子而授之句讀非有抗  
千萬人之難也而又有官稱之美祿食之富豈若夫  
冒險途觸畏景挈挈然亟往亟返連蹇困踣沈鬱而  
無聊者哉逸用其力而厚食其報是宜吾黨之士操  
觚擘牋以歆艷乎徐生之去也况夫嘗自拔於千萬  
人之中而不得一官以慰其勤且久者能無所致其

歎慕之意乎予獨以爲向之求于生者十數童子而已耳一旦峩冠大裾于于揚揚執經以升于高座則人之期君將有大于童子之所求者矣惟生無幸其所易而忽其所難則雖掉臂於金馬揚眉於石渠而無怍焉可也尙何文學掾之足云珠玉在前予無以復進敢道其所望于生者寘諸篇端云

送養直師序

始吾聞浮屠氏稱其道奭然不與孔子異而世儒恆譏其去尊卑略貴賤無君臣禮其果然哉厥今薄海

外內郡縣所寘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儼  
從之盛往往眎守令而其徒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  
有加焉吾于是知尊卑貴賤不可卒廢而浮屠氏果  
無以獨異于人也夫何世儒又有訾乎其用于時者  
以爲釋氏之子宜捐貨財毀衣服木茹澗飲以求其  
所謂道誠不宜逐逐然惟印組之爲務也嗟乎是不  
亦責人終無已乎且古之生人必有君也而一人不  
能以獨理也必將斂其賢者能者而授以事則夫賢  
且能者宜爲世之所不捨矣浮屠氏甯于是而復與

人異情邪若直師之負材傑驚庶幾不見捨于其徒者也今方出而官于甬東甬東之人苟隸乎僧籍者望其來而聽命承事之久矣是宜于簿書號令之外有以淑其眾矣其行也猶有冀乎吾徒一言以爲贈夫豈自歉于其道而思有異聞乎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人之所以爲性而道之所以爲本也其爲本不二故浮屠氏不能苟爲異也而吾且安取異哉顧其蒙詬于世者不可以無辨焉耳甬東之文學掾曰柳君者吾友也試往諭之其以吾言爲弗畔矣乎

石臺紀遊詩序

甯海多大山其高或俯視雲雨名于仙經地志者天  
門閩風丹邱桐柏而南田號爲福地好事者率病其  
幽遠險絕莫適至顧獨喜遊石臺石臺距縣治僅五  
里所山皆土阜非有竒巖峭峰水泉花藥竹箭之美  
由山足緣坡陀蛇行穿灌莽而上至其脊乃得巨石  
五六相積壓如累器物其頂上隆然正方而平劣可  
坐十人旁睨四山屏嶂離列東北山缺處海霞島霧  
縹緲可睹也臺之勝止是特以卑近而易卽凡觀遊

者恆用爲稱首予佐縣之又明年始合耆俊之士登  
斯臺挾別蔽翳求昔人之遺刻旣漫滅不可識唯慶  
元諸老題詠故在徘徊久之望東麓杉松蒼翠甍桶  
隱隱或曰是謂南園道院乃歛而休焉因相與飲酒  
賦詩抵暮而去蓋忘其爲山之卑地之近也孰使予  
樂焉而無志乎其高且遠者非茲臺也邪然予聞古  
君子雖甚陋必有游息之物以養其觀聽而發其意  
慮卑高近遠物之不齊者也夫苟無累乎物斯異方  
而同得者也詩所以志茲遊之得序而歸之南園以

爲石臺故事

聯珠續集序

鄞故多官族而傳世之久者稱蔣氏蔣氏之起家在  
太平興國初至寶元康定中家始大有累官金紫光  
祿大夫者其子當元符崇甯間咸起進士至大官世  
祿所逮且三葉最後有起進士爲嘉熙言官者至刑  
部尙書最貴顯尙書之猶子亦起進士爲將作監主  
簿有名咸淳時此蔣氏世次之可見者也潛生也後  
弗及睹夫衣冠之盛過其家而訪焉則高文大冊散



落已久所可徵者獨其詩而已竊惟古者載籍所記  
大辭令大褒貶存于書春秋而其流風遺俗形于詠  
謠謠誦之間纖悉委曲見於詩爲最備善謔寤言馳  
驅灑埽葵棗瓜壺苴荼之食爲事至微爲物至細聖  
人以之列於三百五篇之中與文王清廟之什竝傳  
而不廢者厥旨深矣而况宋三百年蔣氏實與之相  
終始誦其詩而尙論其世流風遺俗猶足以槩見豈  
可忽哉凡其爲詩斷自開禧以前有三徑聯珠集宣  
獻樓公旣爲之序將作主簿君之子昭先復纂次其